

花期各不同 相信花会开

朋友想买花装点办公桌,收到的却是干干的枝杈,因没抱太大希望,仅栽下一支,没想到居然发芽了,而丢在墙角的干枝,竟也在自顾自生长。她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养花故事,感言“生长,交给时间”,下面留言中的“铿锵”二字,同样戳人。



一花一世界,人生亦如花。花期各不同,花开终有时,只是要有精彩绽放的志向,有如饥似渴的汲取,还要有沉潜的定力、奋斗的恒心。

泥泞的道路才会留下脚印,陡峭的山峰才有无限风景。年轻人谈创业项目,眼中闪着光;技术人员攻克难关,激动地相拥;个体经营者购置新设备,也想跟上新技术发展……谁不是带着困惑前行,谁没有过短暂的无奈,顶着压力向前,困惑就能慢慢解开,无奈就会变成有解。

到一家创新型企业采访,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:“向前半步走,结果不一样。”创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,前面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的过程会很长,甚至让人看不到希望,但等到奇点出现,一步跨出,境界全开,点亮前路。没有白走的路,向着目标冲锋,迈出的每一步,都是在为自己铺路,在为未来攒底气,最终在时间积淀中迸发出超乎想象的力量。

对于努力奔跑的人来说,最好的支持,是能够被看见、受尊重。想起一位外卖小哥卢红,他在上海打拼了快10年,平常穿梭于大街小巷,为自己生计奔波,也关心着这座城市。他主动建言,推动社区食堂延时服务落地;党组织积极吸

纳,卢红入了党,既当“骑手”,也成了基层治理的“帮手”。人与城双向奔赴、互相成就的动人故事里,有个人的奋斗,也有城市的温情;有发展的红利,也有时代的际遇。

“确定性的绿洲”“投资兴业的热土”……不久前,来华的国际工商界代表的积极评价,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生机活力与光明前景。站在历史维度看去,从“开眼看世界”到“平视世界”,再到“世界看向中国”,逆袭何以可能?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,由技术引进到技术出海……东方大国、古老民族,所做的正是锚定目标,一棒接着一棒跑,一茬接着一茬干。纵使遇到挫折打压,仍能不断奋起、永不气馁,终于让世界看到“多元、创新的面貌”。

没有人能吹灭你心中的灯盏,更没有人能熄灭漫天星斗。从个人、企业到国家、民族,“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”。相信花开,假以时日;志存高远,谋定后动;既快马加鞭,也静水流深。“干一件是一件,干一件成一件”,在量变中累积质变,必能抵达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境界。

来源:民生周刊

草原与城市的对话

牧民的女儿卓玛本以为自己会考上大学,走出草原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,但哥哥的逝去改变了她命运的轨迹。当她终于从阿多冈日草原来到省会西宁,却不是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,而是进入藏餐馆“岗什卡雪峰”,成为一名打杂工……

杨志军的中篇小说《卓玛日记》以日记体呈现,与卓玛在餐巾纸上记日记的情节形成文本形式与故事内容上的呼应。日记,既是小说的内容,也是形式,卓玛因此成为小说真正的“作者”,从而让“虚构”变得“真实”起来。

小说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境况,书写以卓玛为代表的新一代牧区青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选择,双线并行的结构在“我”的笔下自然铺陈,一边记述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纪实,一边展现草原牧场的生活记忆。当卓玛在“岗什卡雪峰”餐馆擦拭玻璃时,窗外雪豹街的霓虹与记忆中阿多冈日草原的星斗形成互文与映照;当她用酥油茶调和咖啡时,传统与现代的化学反应在杯中升腾。卓玛的形象也

蕴含着深刻的寓言性,她是草原与城市对话的一个通道,既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草原精灵,又是重构文化认同的使者;她从“打杂工”到“经理”的身份嬗变,映射了新生代牧民的精神突围。

这篇小说的语言拥有民间性、原生性的苍茫质感,蕴含着迷人的民间智慧;既有修辞之异美,又达到某种符号学的新建;既诗意盎然,又深藏哲理。餐巾纸的柔软“不是一种屈服而是一种反抗”这类通感修辞,将物质属性升华为精神隐喻;而“酥油是情感的润滑剂”等充满草原智慧的表述,与咖啡的“阳春白雪”等城市话语形成奇妙对话。极富张力的语言,建构起独特的审美范式。

《卓玛日记》通过牧羊少女卓玛的城市奋斗史和精神成长史,揭示现代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。当卓玛将城市经验转化为“酥油盖碗茶”“酥油咖啡”的创新时,也让我们看到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。

来源:光明日报

作品要不断『迭代升级』

《下一站,彭城广场》的创作初衷,与书中的各种机缘巧合如出一辙。在《长乐里:盛世如我愿》之后,我就计划为家乡写一本书。恰逢此时,家乡徐州邀请一批徐州籍文艺工作者回乡,讨论如何讲好家乡故事,我因缘际会与徐州地铁集团取得联系,于是确定了地铁题材。

这本书在创作之初就入选了202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。值得一提的是,同批获得扶持的还有著名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。在我的书中,以他为原型的角色叫王亚军。

2023年春天,我在徐州地铁彭城广场站深入生活,与员工共同工作,在站务、票亭、车控室等岗位实习,与年轻员工采访交流,获取了宝贵的一手资料。在我书中出现的地铁员工,基本上都是实名换谐音字,他们的人设和现实中是一致的。书中夹杂了许多我在徐州生活的记忆,我个人的,我认识的朋友的,衣食住行都来自现实生活。

《下一站,彭城广场》保持了鲜明的网络小说特色,双主角穿越,而且是来回穿,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穿梭。小说主要讲了三个故事,第一个讲的是明末小民的悲欢离合、承诺与守护;第二个是淮海战役时期城市平民阶层的爱恨情仇、勇敢与善良;第三个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与工作、责任与担当。

“穿越”的手法在这里起到的是神奇叙事的功能,使三个时代黏连成一体。明代的李茂和徐徽的命运纠葛,到最后使得徐徽后人改姓李长达四百年,所以当下时间线中的李可健和徐良其实是同宗。而序章里铁匠铺和豆腐坊未成功的联姻,也和1948年徐招娣与彭秀章的初恋相对应。至于“车”“马”“炮”三个人物组合的代代传承,确实也是刻意为之,象征着劳动人民美好品德的赓续传承。

这部小说是一部轻体量网文作品,总篇幅只有20.5万字。我在尝试网络文学更多元的写法,努力拓展网络文学的边界。与我早期的作品相比,近作没有直白粗浅的爽感。我认为,一个网络作家的作品要不断迭代升级。我相信,当读者读到韩轩的画作展现在阳光下,贵州女人重新拿起口红涂抹,诗人拿到带着墨香的诗集,会感受到另一种抚慰人心的“爽感”。

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

